
低科技之歌

我们已习惯这样一类讨论生态的展览：整洁的白盒子里，井然安放着用数据模型追溯环境破坏的影像，控诉工业巨头恶行的图表，或是启示录式的后人类主义雕塑装置。然而这一切都在博伊曼斯·范伯宁恩美术馆（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）的虚拟展览“分解经济”

（Breakdown Economy）中被颠覆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嘈杂脏乱的地下场景。机器轰隆作响，厂房里浓烟滚滚，酒瓶成堆，浑浊的水族箱里海草浮动……我们的赛博化身进入昏暗灼热的虚拟空间，在被时代抛弃的工业遗迹里尽情吸烟，饮食，丢弃垃圾。

在鹿特丹一座废弃工厂改造的空间里，Atelier Van Lieshout 的大型装置《地狱迪斯科 - 一切的快乐终点》（Disco Inferno - Happy End of Everything, 2020）慷慨供应着酒精、烤鸡和几千支雪茄。三台由柴油驱动的机器分别构成了可旋转吧台、吸烟台和烹饪设备，宛如《神曲》中看管饕餮幽魂的三头犬，怒目狂吠，贪得无厌地吞食着一切。伴随着对快感的狂欢式赞美，机械的危险与暴力将感官体验推向极致：喝完的酒瓶即刻可以扔进粉碎炉里化为粉尘，吸烟台旁的落锤随时会轰然落下，而烹饪装置中的高温焚化裂解炉不仅能烤肉，还能用废弃塑料炼出柴油和石油。

这粉尘漫天的前工业时代图景让我们感到怀旧但陌生，因为今天的机器不再是令人惧怕的庞然大物，它们对化石燃料避之不及，逐渐变得文明和“人性化”。然而在这层优雅的面纱下，经济社会却继续牢牢扎根于资源掠夺、开采和积累；高科技的数字“采矿”仍旧攥紧前工业时代的语汇，像几百年前一样遵循着提取有用、舍弃废料的生产原则，只不过原料从石头变成了硅和稀土。我们从未摆脱采石场的场景！Van Lieshout 的机器粗暴地撕碎这层面纱，揭示了科技进步与历史进步之间的错位，并展开一种全新的大生产：无论是资源还是废物，统统在此进入无趣、无情且无差别的循环。

当怪物般的机器展示了生产-回收过程的动魄惊心，对比之下，供奉于它们周围、位于生产终端的商品则浸透了美好生活的应许。这些物品选自博伊曼斯·范伯宁恩美术馆的收藏，从可以将不同颜色材质的两部分任意拼接起来的杯子，到 Ineke Hans 于 1997 年推出的花园厨房桌组。前者代表着 1970 年代的城市生活方式，在倡导 DIY 和个性的同时也导致塑料被大量使用，后者则成为了重复利用合成材料的环保先驱产品，这一变迁似乎折射出数十年来设计界不断反思生态问题的成果。到今天，可持续设计已普遍得几乎成为老生常谈，技术革新为我们勾勒了田园诗般的“绿色生活”，促使我们想象可持续的美好未来。然而，这是否是借科技之手精心编织的另一个拜物教幻梦？

似在回应这个疑问，Studio Klarenbeek & Dros 用可生物降解的海藻重制了这些物品，它们没有像原作一样堂皇立于基座上，而是坠入了退化池（degeneration tank），并降格为监视器

中的观察样本——“退化”既指向物质性的衰变，又暗含着伦理的堕落。海藻藻丛一度被詹姆斯·洛夫洛克（James Lovelock）认为是地球“盖娅”试图调节自身温度的产物；尽管其救世宿命今天已被证伪，但它在 Klarenbeek & Dros 的作品里仍旧遗留了暗淡的神学光晕。在显微镜的放大下，这些物品像沉于海底逐渐腐朽的建筑，被蜗牛这一在人类世之前早已存在的物种缓慢消化，二氧化碳大量转化成氧气，工业制品成为给盖娅的献祭……“美好未来”在显影过程中沉默地滑向了恐怖片般的悚然情景。

我们分明看见，作为传统化石燃料和新型生物能源的提喻，机器升腾的火焰与退化池里浮游的海藻在此不再对立，或者说它们已经摆脱了科学象征物的境遇，一并搅合在前工业、甚至是前科学的图景里——这几乎富有巴什拉式的诗学特质，火的腐蚀性核心化身为不断解体的海藻，而万物都成为火的食粮（*pabulum ignis*）。工厂墙上，Koehorst in 't Veld 的海报装置《背景》（*Background*, 2020）钩沉了（抑或再度模糊了）七十年间人类使用两种能源的复杂历史，其中既有塑料产业的高光时刻，也不乏生物资源实现工业量产面临的实际难题。是故，比起高喊“自然中心主义”或断言某种未来必将替代另一种未来，我们必须视现实为一个更加错综混沌的有机体。

布鲁诺·拉图尔（Bruno Latour）认为，现代主义的虚伪之处在于它将自然纯化为超验之物，将杂合体割裂为主体和客体两极；而实际上，自然只能通过科学仪器和实验室为人所认知，因而人类始终是自然的参与者。“分解经济”虽只展出三组作品，却抛出了许多跨越人与自然二元论的问题，呼应了拉图尔的“非现代主义”主张：当机器将人类活动的垃圾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燃料，到最后是石油先用尽，还是用于能源循环的人类垃圾先用尽？当激烈的绿色革命将商品变为生态链条上的重要功臣，我们是否就不再为消费愧疚，不再需要等待天使救赎？

问题的抛出基于一个前提，即“提纯”的环境必须消失，且我们——是的，我在本文里反复说起“我们”——必须行动起来，不能再陷入形而上的争论。由此，展览呈现的所有过时与衰败，无不在拒斥高科技魔法掩盖的精英主义和霸权主义。“低科技”正是形而下的，它没有技术黑箱，唯一的手段是分解，粉碎，消化，用笨拙的动作将一切回归为最小单位。这时，假使我们的鼠标停住，只需待机一会儿，电脑屏幕就会被 Koehorst in 't Veld 设计的白色色块所“污染”，它们像一片片塑料划过画面，逐渐遮蔽我们的视线——这也是“分解经济”作为虚拟展览的狡猾之处，它用片刻停留嘲讽并消解了自身：整个展览也无非是一个数据打造的幻象！

这是寓言般的停留。让我们重温浮士德的结局：这位代表资本主义三百年进步历程的人物，临终前误以为魔鬼挖掘坟墓的声音是人民在开凿大坝，当他说出“你真美啊！请停一停！”，死亡即刻降临，现代性也就在这一刻随之破灭。假若如本雅明所言，只有摧毁幻象（*phantasmagoria*）才能实现历史的救赎，那么展览正是在积极拥抱破灭的这一刻。直到这一

刻，幻象解体无处遁形，或许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商议经济生产的未来。

